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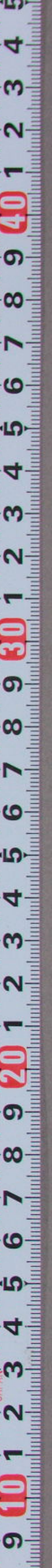


晚翠堂集

實紀

下

又 7
4095
2



又伊
4095
卷2-2

晚翠堂實紀卷之四

樂慎齋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行正

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諸道都元帥權公行狀

公諱慄字彥慎號晚翠堂 嘉靖十六年丁酉十二

月二十八日生自孩提嬉戲異凡兒及長篤志力學

議政公早負時望歷歛華秩幽按湖嶺兩南入判吏

刑兵三曹門闌輝燦聲輝籍甚公定省之暇一意讀

書自守泊如刮磨豪習幽與輩流遊不以貴勢有所

挾持絕無絜袴習年四十猶不試或勸以蔭仕公笑



不應不懈益勤年四十六 萬曆壬午以明經中進士第選補承文院正字甲申九月丁母憂丙戌服闋為虞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丁亥出為全羅道都事戊子入為禮曹佐郎九月陞戶曹正郎十月出為鏡城府判官庚寅八月棄官家居辛卯復起為戶曹正郎皆能官舉其名其年九月義州缺牧使 朝廷舉公拜義州拔白郎僚超陞堂上時論策之壬辰春有言赴 京譯官飛語於 上國震驚遼左皆下吏鞫問辭連本州公亦詔逮獄事竟無驗其年四月日本國關伯平秀吉舉大兵衆號六十萬以輝元清正行

長等諸酋為將連陷釜山東萊等城中外大震 上曰予聞權慄有可用之材今在何處拜兩南巨鎮以試其材即日以公為光州牧使公謝 恩輒行時余以都承旨直政院公就與之別余曰何行之遽公曰國家事急此政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曷刻效俗兒輩悲啼狀耶時昇平日久粹聞兵至朝臣視兩南為死地公辭語慷慨昂然就道政院同列無不嘖嘖稱其宏量公單騎馳至州未及莅事 大駕西巡徵兵入衛全羅道巡察使李洸防禦使郭嶸發兵四萬洸自領二萬以羅州牧使李慶祿為中衛將助防將

李之詩爲先鋒爨分領二萬以公爲中衛將助防將
白光彥爲先鋒公以文人置諸行前人或訝之公笑
曰是吾職事也以是月二十日兩軍分路而進洸自
龍安渡江由林川溫陽等路爨自全州由礪山公州
等路俱會于稷山時慶尚巡察使金晬忠清巡察使
尹國馨皆來會忠清兵亦數萬軍容甚盛遂進陣水
原洸令爨進擊龍仁公曰賊已據險令難仰攻今主
公掃境內入援 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
圖萬全不可與小敵爭鋒徑費神威唯當直渡祖江
以塞臨津則西路自固糧道亦通得其形優畜銳伺

釁以待 朝廷之令可也洸不聽爨先使光彥往觀
道路還曰道狹樹密不可輕進洸有愠色爨曰事將
奈何遂進兵洸令李之詩來助戰以五月五日之詩
光彥皆死是夜軍中虛驚戰士莫有鬪志朝日賊從
山谷張旗而幽諸軍大潰公遂還光州曰主將當有
分付整束以待久之寂然公曰 崇社灰燼 鑿輿
播越人臣豈可坐待國亡遂聚州境內子弟五百餘
人傳檄傍郡又得千餘名進陣於慶尚界上聞南原
之民自焚廬舍劫掠官倉公移陣本府撫定人心巡
察使李洸聞公起兵以公權稱都節制仍令督率諸

軍以遏奔衝公進駐梨峙時嶺南諸賊勢甚猖獗直
擣全羅分兵來向公聞賊勢甚張阻嶺爲固嚴兵以
待七月與賊遇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縣監黃進勇
冠諸軍中丸而退一軍沮喪士無鬪心稍稍韜戈抱
頭而走軍中洶洶時賊乘我困跳入砦內公乃挺
劍大呼親冒鋒刃責戰益力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
者於是呼聲震地矢石如雨賊不能抵敵遂棄甲曳
尸以走軍資器械委棄狼籍血流被道川谷爲之腥
臭賊不能再窺湖南用爲根本爲國保障數年之間
東西飛輓以供軍儲未嘗乏絕公之力也秋 除羅

州牧使未至官拜本道巡察使公迎拜 教書于陣
中稽首西向而哭哀動一軍軍校將吏士無不爲之
揮涕公令防禦使代守梨峙親到全州發道內兵萬
餘以是年九月西向勤 王時賊酋行長已拔平壤
入據其城長政據黃海道隆景在開城府平秀嘉督
率諸酋領大兵屯京城放兵四劫西路已絕勤 王
諸將皆入江華阻江爲固以避其銳公聞 上在義
州召諸將計曰今平壤以南皆爲賊壘京城爲根本
之地不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恫疑東顧使不得一
意西追則諸賊無能爲也今若轉入江華示賊弱也

遂進駐水原之禿城 上聞公住禿城解劔馳 賜
曰諸將有不從令者以此劔從事秀嘉憚公兵勢甚
銳以兵數萬分爲三陣聯營於烏山等處往來挑戰
公堅壁固守不與交鋒間出銳師應賊所向以挫其
銳賊機牙自壞角距俱落剽掠無所得居數日燒營
夜遁畿內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西路得通列郡義兵
望風蜂起一時響應公起板蕩之餘以孤軍在衆賊
之間虛喝強寇扶護兩湖至今論中興之功者以公
爲稱首以癸巳二月中分麾下精兵四千令全羅兵
使宣居怡結營于衿川山遙爲聲援公自領精銳二

千三百濟自陽川江進陣於高陽之幸州山城欲以
扼西路而規京城也時 天朝大將軍李提督如松
統領大兵克復平壤威名大震賊酋清正任咸鏡道
回軍京城隆景長正亦奔還京城行長與義智調信
等收散卒與諸酋合勢京城賊勢日益熾大公懸軍
深入直迫西脰賊見兵少不以爲意有靴尖踢倒之
計悉衆而西二月十二日黎明候吏白賊分左右翼
持紅白旗向本營而來公令軍中無動登臺而望則
去本營五里原上賊徒已彌漫矣先鋒百餘騎看看
漸逼俄有數萬餘兵蔽野而來圍抱本營最後以大

兵繼進我軍皆殊死戰賊分兵爲三營休兵迭進自卯至酉凡三合皆不利則賊令軍中人持束芻因風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灌之初令僧軍守西北面于城至是僧軍少却賊大呼亂入一軍披靡公自用劔督諸將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乃退仍積尸爲四堆聚芻焚之臭聞十里我軍收拾餘屍斬一百三十餘級得軍資鎧甲旗幟刀鎗無數時李提督駐兵開城府先遣先鋒游擊將軍查大受渡臨津江往來巡哨聞公大捷翌日遣其福裨視昨戰處致禮物爲賀後數日請與相見公整陣以待旗幟鮮明器械精利

號令嚴明部伍不亂矣天將待之加敬至相謂曰權家軍與他陣自別信外國有真將也後三月天朝總督軍門經略宋應昌移諮本國另行獎賞略曰自倭奴之摧陷朝鮮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倡義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王國可謂無人獨全羅觀察使權慄扼守孤縣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賊近復囊沙爲糧誘倭來搶而劫殺之此正王國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段綃四端白銀五十兩以爲忠勇之勸且令國王加之爵祿以風本國僚宰也天朝兵部尚書石

星因是上本以爲全羅頗能用命陪臣權慄獨守孤危以抗強勁事聞 天子嘉之是年三月兵部欽奉聖旨以爲朝鮮素稱強國今觀全羅道斬獲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因差鴻臚寺官宣諭 本國自是天朝文武大小官每聞公名必曰莫是前日幸州奏捷者耶自幸州之捷全羅一陣爲諸軍首公移陣于坡州山城賊舉衆而西欲報幸州之敗望見公壁壘高深歛衆而退如是者三其年四月秀嘉諸酋自知兵勢益衰與提督講和悉兵遁還公聞之以輕兵達夜馳入城則賊已渡江矣公促令先鋒兼程疾馳追

躡其後公點整大兵未及起程提督與諸將謀曰全羅布政慷慨善戰士卒用命今若悉衆而追敗我和事夜半急遣游擊將軍戚金馳至露梁津盡收津船使不得渡津金遣其腹心抵公邀與計事及到金詰之曰公不待李爺分付徑欲追擊何耶日遣其下覘公動靜密爲之隄備公不敢動遂引兵還本道六月拜都元帥督諸軍移駐嶺南甲午以病乞解 上特遣內醫看病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託於天將公屢移本州使之械送軍門則主官怵於天將不敢誰何矣乙未公巡到本州發使捕之天將苦口

乞哀然公竟斬之居無何國相有視事南方者到州
武官之家構公於國相公竟坐免笑曰爲大將三年
斬一逃兵至於解官耶十月拜漢城府判尹備邊司
堂上戶曹判書丙申拜忠清觀察使時賊久不退
朝廷方議拜元帥 上曰何不以權慄爲之仍 特
拜爲元帥公上疏乞免 上曰卿忠勞茂著勇略超
世名聞天下威懼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卿宜勿
辭更加盡心以濟時艱後數日公入侍 經筵上曰
以予之罪卿久勞于外非卿國家何以至今日乎
特賜內廐馬一匹三月公以元帥拜辭 上引見問

以南方形勢軍糧器械多寡人心風俗守令賢否諸
將勇怯軍情苦樂人材沉滯者反覆咨問日昃不倦
曰勞卿再出殄殲凶賊奠安國家予惟望之因 賜
酒公臨曲 上又曰使國事至此予之罪也卿其率
勵士卒刻日平賊今時事粗安卿之功是賴又 賜
內廐馬一匹及馬粧時 天朝方遣使日本封秀吉
爲日本國王倭酋之屯據我邊者與本國諸將俱各
按兵靜以待之公及到條上軍務七事淺以賊鋒再
肆猖獗爲憂丙申我人回自日本 朝廷始知不納
二使而清正將再渡中外人情洶洶靡定公在密陽

聞余過界爲來相見大言近聞 朝廷以邊報不佳
諸公惟聚首愁苦無一策及於邊事此何理耶假令
清正再來不過前日之清正此賊既不得志於前日
豈必再舉收功而中外將相但坐愁耶 國事尚可
爲也若 朝廷不容小兒輩壞了大事令我得以措
手少遲時月清正雖來吾自有待之之術矣仍陳分
兵列柵東西應援之策 上甚加嘉納下其議時邊
報日急廷臣睽睽相視無敢發一慮以言者及見公
狀 啓咸曰元帥如此差強人意卽嘉獎覆 啓而
事竟不行丁酉秋賊分道西上先鋒至忠清道 朝

廷欲遮截漢江令公疾馳入朝與都體察使柳成龍
協力守禦及入朝公與成龍同入侍成龍請以把截
江面之事專責於公 上允之初公之入朝也 上
驚曰南方賊勢方熾元帥何遽入朝公對曰有 旨
矣左右皆曰頃日賊鋒已迫畿甸廷議欲截漢以守
非權慄不可故徵之矣時賊新挫於稷山捲衆而回
朝廷亦徵西北兵追之促公南下收拾餘燼策勵諸
將協同天兵以圖再舉冬欽差經理都察院都御使
楊鎬與提督總兵麻貴領兵四萬分爲三道水陸并
進公部署諸將協隨天兵自領輕騎選帶梟將親隨

提督營下提督至聞慶縣名三路大將密議軍務公亦在座提督密語曰天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軍整備戰船多載砲手耀兵於前洋以助聲勢公一如其言及提督攻蔚山不利經理令公獨令本國土兵爲火攻公督諸將突進斬後進者二人以循諸軍無不踊躍喧呼而進本國大將兵使防禦使以下諸將蟻附而上俱入柵內進薄城下提督於帳前望見暗暗稱奇曰元帥能行號令翌日經理亦稱朝鮮軍兵力戰助勢淩爲可喜公常言於經理曰今攻島山右道沿海賊陣星列聞島山之急其勢必合兵來援宜分

一枝兵馬以遏外寇則清正之頭可致麾下及天兵圍島山十二日城小而堅賊亦盛爲之備百道攻城終不能拔公協隨周旋枕戈露處鎧冑至生蟣蝨而銳氣不衰終以賊援大至天兵爲之左次一如公言戊戌大軍旣回公以病上疏乞罷上馳諭曰卿旣立幸州之功威名素著今島山之役提督亦稱其能行號令求諸宰班實難其代卿更加策勵以滅賊爲限秋天朝總督軍門大司馬邢玠用三大將三路再進提督麻貴趨蔚山之路提督董一元趨泗川之路提督劉綬趨順天之路大軍將發三大將各有希

冀要得本國名將爲之協隨麻貴劉綎皆要得權元帥爭之不已 上竟以公屬之劉綎天兵至順天圍倭橋不能拔劉提督本無戰心公憤恚自募各營敢死士勇於衝鋒者大呼先登請與天兵協力齊進則提督曰試名諸將議之依違而已其意已凌退矣提督攻圍九日軍竟無功公初隨麻貴再隨劉綎島山之役倭橋之戰小大之體有異尊卑之序不同承事天將閣手仰成受其羈勒奉行惟謹不敢有所主張以施其能屢遭有爲之機躑躅而不敢進終使驍驍山子之才踈足於中途抑天意歎惜也公梨峙之戰

威聲加著幸州之捷榮聞遠播後行長與義智調信求和甚至要與慶尚兵使金應瑞會中路語未半三酋問權元帥有何所求切願薦誠及清正願與本國純信人有所講話 朝廷差山人惟政入其營清正先問權元帥何在近何所爲嘗有朝 京使臣以事至兵部衙門尚書石星語次謂曰爾國羣臣若得如權慄者數人吾何憂哉已亥春公在嶺南一日取一卷于劄記壬辰以後前後 聖旨看過數遍曰我無嗣我死無人以揚先德我亦本不要賁飾我身後事雖然有婿李議政在必能誌我墓如欲尋我平生事

只此足矣是年夏卒得痰疾乞歸死田里 上許之
公得 命先貽書於余欲歸江華村舍闔門調疾數
年然後還朝及歸江華疾篤不任進道乘舟溯江入
京就醫藥至則不得朝矣是年秋七月初六日卒于
寓舍享年六十三訃聞 上震悼爲之輟朝三日郎
官弔其家兵興以後國儲虛耗凡宰相之死皆免致
賻至是有司遵例請勿賻 上特賜賻祭後數日
上欲追贈官下其議大臣議曰權慄初以守令提兵
入援義氣可想至於幸州之戰則亂後一大捷人皆
以爲收復京城慄之功也對壘八年載罹風露盡瘁

報國人臣之義孰加於此 上允之特贈崇政大夫
議政府左贊成公前娶軍器寺僉正曹輝遠之女先
公沒後娶江西縣令朴世炯之女無子前夫人有一
女嫁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鰲城府院
君是爲余也以九月十五日葬公于洪福山鴨谷乾
坐奠向之原先大夫議政墓在其上先是公卒旣歛
賓客訖事會哭將退公兄嘉善大夫行上護軍權君
恂與公軍佐故吏謀曰嗚呼吾弟之德之才與功烈
宜有以敘之以俟後之崇終者其於傳無已亦大有
益遂以命余余曰余少孤無依托迹公門竊嘗聞之

舊家故老之能言是者皆曰公當朝鵠立遇事雷動
幽無入有機變無窮而不失於正則有太師之遺風
望之毅然卽之溫如和而接人推心置腹則有陽村
之美行峨冠大帶風儀俊整莅事貞固質而不苛則
有議政之局量兼是三者而功烈過之公之謂矣今
敢取諸將吏宗人之辭以備載筆者採擇焉

女婿鰲城府院君李恆福撰

墓誌

萬曆二十年壬辰夏四月日本舉國入寇衆號六十
萬列郡瓦解京師荷擔惟時有臣權慄嘗以才能局

度雄一世罷官家居 上思之曰予聞權慄有才可
試之巨鎮卽日公起廢爲光州未幾賊撥尚州踰島
嶺大蹂惠州進陷京城 主上西巡公傳檄徇郡得
一千五百餘兵進陣梨峙以扼兩南之吭遇賊大來
噉鋒嶺下踏之 朝廷欲試之於大秋遷羅州牧使
未至官擢爲全羅觀察使公拜 命痛哭遂遷全州
率精兵一萬刻日西上其在水原也據禿城爲固威
動京城直搖西路秀嘉懼公乘其虛行長恐公議其
後屹然爲虎豹之勢坐牢關西心其在高陽也築幸州
爲柵遇賊大衆乘虛猝至圍柵數重登陴大喝諸將

伏氣一軍披靡公見賊愈多神愈風發以二千遠來
之卒當數萬方張之賊斬級百餘聲生勢張其在坡
州也阻山城爲壘賊屢出摧鋒先嘗我師但處避銳
終不敢犯用能獨抗大難爲諸軍首東制羣盜西嚴
行長翼蔽西路扞衛 行在以不累我 聖上知臣
之明猗歟偉哉 天朝大將軍李提督如松與秀嘉
等諸酋約和憚公善戰勒公無動縱賊全歸公潛師
躡後竟爲所覺提督送一福將阻津濟師及天將罷
歸公亦引兵還本道 朝廷以公屢立大功兵威益
張癸巳六月陞爲諸道都元帥進住嶺南丙申遷爲

漢城判尹戶曹判書俄拜忠清道觀察使復拜元帥
丁酉冬 天子大發兵遣總兵官麻貴統衆四萬都
禦使楊鎬監軍攻蔚山戊戌又遣大司馬邢玠提督
劉綬等三路摠兵攻順天公再從征兩路號令嚴明
身先士卒 天朝將官無不稱其能已亥夏以病乞
歸 上許之方將脫遺兜鍪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坐
撫遐齡以是年七月初六日卒于寓舍享年六十三
前夫人曹氏軍器寺僉正輝遠之女也後夫人朴氏
江西縣令世炯之女也無子前夫人有一女其婿曰
余推忠奮義平難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右議政鰲城府院君謹按權氏幽安東其始有金幸
者事麗朝實封安東爵爲太師賜姓權氏至十六世
而有諱近官至贊成號陽村至公間六世矣曾祖曰
僑楊根郡守祖曰勣江華府使父曰轍議政府領議
政先夫人曹氏夏城府院君益清之後迪順副尉承
暉之女合二姓之貴歸成于公克紹厥緒此公世系
之大略也公字彥慎號晚翠堂以嘉靖十六年丁酉
十二月二亥日生四十有六萬曆壬午登第始爲承
文院正字轉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禮戶佐郎戶
曹正郎三幽爲全羅都事鏡城府判官義州牧使亂

後以光州首事一歲中超遷至資憲大夫階爲二品
位列九卿建牙開府坐鎮二南謀行功從剗削大敵
此公履歷之大經也自幼不好弄嬉戲異凡兒不縱
爲子弟華靡事先夫人撫而奇之曰吾門有兒及長
果然公拔起統衆未有遠名梨峙之戰諸將見公挺
身冒刃而幽潛相謂曰儒者能如是耶及幸州之捷
天朝大司馬宋應昌賞以紅段綉四端白銀五十兩
曰板蕩忠臣中典名將兵部尚書石星以爲獨守孤
危以抗強勁事聞 天子嘉之曰今觀全羅斬獲數
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後公嘗入朝 上勞之曰非

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及復為元帥公辭之 上曰
卿名聞天下威懼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清正行
長憚公威名每見我使必問權元帥起居此公功烈
之大數也卜得九月十五日葬公于洪福山鵬谷之
原其宗人之從事戎者泣而告余曰公在嶺南嘗手
劄 聖旨及天朝諮揭數語曰我死有婿李議政在
必能誌我墓此足以光吾後也余聞而嘻曰嗚呼信
哉自我公卒至葬凡弔賻祭使者交道繼而推恩爵
之崇秩斯可謂哀榮無憾者而又如卽流芳垂後以
顯厥績有 聖主之教有 天子之詔有宋公石公

之褒足以吐辭成法永為口碑如欲以疣贅之辭摹
寫嶠嶽逡巡於大功之下斯強顏耳咸曰諾遂敘其
事而不銘

白沙李恆福撰

神道碑銘

并序

贈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
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永嘉府院君資憲大夫議政
府右參贊八道都元帥權公之墓麗牲之石既具右
議政申欽修辭而勒之曰公之攻討之績簡易崔公

豈紀之於幸州公之事行之懿公之婚贅城相公李
公恆福誌之於幽隧宜無以加諸顧稽古昔典章如
公茂烈行應銘法法當表之大達以詔來者公諱慄
字彥慎遠祖幸新羅宗姓討甄萱有功麗朝賜姓權
封之安東仍籍焉十三世而溥政丞以壽福終一家
封君者九歷三世而近官贊成卽公六代祖也曾祖
曰僑楊椽郡守祖曰勣江華府使考曰轍議政府領
議政歷事四朝爲太平宰相妣曰曹氏迪順副尉承
暎女夏城府院君益清之後也嘉靖丁酉生公弱不
好弄長而無紉綺華靡之習議政公奇之曰吾門有

人攻經學甚勤而少蹉躕滯於公車萬曆壬午中式
年文科時四十六識者或知爲將相器也由承文院
正字著作博士陞成均館典籍夏司憲府監察禮曹
佐郎戶曹正郎全羅都事鏡城判官辛卯復除戶
曹正郎超拜義州牧使壬辰春坐事罷夏日本酋秀
吉逞射天計遣秀嘉行長等衆號六寸萬入寇舉國
助勦宣廟下教曰予聞權慄才可試之拜光州牧
使公卽日陞辭賊踰島嶺陷忠州巡邊使申砮死之
賊長驅薄京城大駕西狩全羅道觀察使李洗與
忠清道觀察使尹國馨慶尚道觀察使金晬領兵十

萬到振威洸問策於將佐公曰主公掃境內以來國
之存亡在此一舉今宜獎率大軍直指水原由通津
涉祖江過臨津稟命 行在則我得其勢可以圖大
洸不從未幾見賊而潰公還光州奮曰 廟社邱墟
主上播越爲臣子者豈可坐待國亡傳檄傍郡得兵
千五百進屯梨峙扼兩南吭嶺南賊與錦山賊合力
來攻公挺劍而幽先冒白刃諸將相謂曰儒者亦如
是耶士氣百倍敗之嶺下 朝廷欲試之巨鎮秋遷
守羅州未之官躋授全羅觀察兼巡察使公拜 命
痛哭大選全州自領精兵一萬爲西上計據水原禿

城爲固處動京師直搖西路秀嘉懼乘其虛行長慮
議其後若防制水坐牢關西心 宣廟解尚方劍馳
賜曰諸將不如令者以此從事又令義兵諸陣悉統
於公京城賊患公落其角距幽數萬衆作三陣往來
挑戰公堅壁不應間幽奇兵摧之居五日賊燒營遁
畿輔之賊亦捲入京城癸巳自禿城移柵於陽川分
兵列援欲直渡陽川江進壘城西鞍峙諸將力止之
軍於高陽之幸州山京城賊方盛見公孤軍潑入二
月十二日賊盡其精勇分二路夜逼幸州寨公起視
之則凶鋒蔽野圍寨數重矣公卽令士卒傳餐擇善

射者列於睥睨間下矢如雨且揀力士投石擊之繼
放車子火自朝至暮賊九進九却已而賊持束草縱
火大喝登寨公提尚方劍立督諸將諸將爭先搏戰
賊遂燔賊之將卒死者不紀其數委其軍資而走收
斬一百三十餘級捷 聞特加資憲大夫將士賞賚
有差 皇朝游擊查大受來見公歎曰外國亦有真
將矣宋經略應昌移諮獎之曰權布政可謂板蕩忠
臣中興名將賞以綵幣白金等物兵部尚書石星奏
曰陪臣權慄獨守孤城以抗強勁 天子嘉之曰全
羅斬獲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公既蹂幸寇從營

坡州坡乃迤西孔道賊憚之又欲報幸州之敗刺血
祭天謀犯公而竟不敢窺足而右四月京城賊遁去
公將以輕兵躡之會李提督如松方用計退賊阻公
使不得南六月拜諸道都元帥駐嶺南冬拜刑曹判
書轉議政府右叅贊甲午春以疾辭 宣廟診之醫
問交道有武士避戍匿於全州公斬之體臣聽其家
人訴請公罪公罷笑曰為將數歲不得以軍法斬一
卒耶謝事歸江華故里未幾敘拜漢城判尹戶曹判
書知義禁府事兼管備邊司入侍前席 宣廟教曰
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轍內廐馬賜之丙申拜忠

清道觀察使 宣廟命爲都元帥曰卿忠勞茂著勇
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懾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及
辭朝 名見賜酒以勞之復賜內廐馬七月湖西人
李夢鶴反連陷五邑 朝廷命公討之公提兵急趨
賊已就殲於洪州治其黨與上讞甚督湖路獲安冬
我國人自日本來者傳言清正欲再入寇朝野洶洶
公曰設令清正復來自有待之之術聚首憂畏何益
奏陳列柵制賊之策丁酉秋果再肆蹈晉州南原直
指畿甸公且戰且行斬級以 聞承召赴朝倚公防
截漢津還朝翌日與 天朝將官彭友德渡江戰于

稷山破之冬 天朝大發兵遣提督麻貴經理楊鎬
攻蔚山賊公領衆先攻突騎徑前斬後進者以徇諸
軍距躍蟻附以登陷其外城提督經理交口稱之戊
戌春以疾乞免 宣廟慰諭勉留 天朝遣兵部尚
書邢玠督三提督分路討之公隨劉綎攻順天賊綎
素無戰心持重不進公屢畫策而綎不聽未久賊大
勦於水軍都督陳璘且其酋秀吉死諸路賊并捲還
己亥夏公病欲控辭 宣廟許遞七月六日竟不起
享年六十三 宣廟震悼撥朝賻贈有加遣官致祭
命贈贊成九月窆于楊州洪福山乾坐之原先兆也

越七年乙巳論功錄宣武功臣一等 贈領議政府
院君公前夫人曰昌寧曹氏僉正輝遠之女溫莊和
厚有壺範年二十四而卒 贈貞敬夫人有一女乃
鰲城公也生二男一女男長星男次井男皆蔭仕爲
郡守女曰尹仁沃星男初娶判書權徵女生一男一
女後娶主簿金繼男女生二男四女井男娶承旨尹
顛女生一男一女尹仁沃生一男一女後夫人曰朴
氏竹山望族縣令世炯女也明惠持法度奉姑承公
一順無違公沒以未亾自處節祭時祀無不式禮時
製衣服設奠焚之後公十年卒戊申二月也年六十

二封貞敬夫人四月祔葬於公墓之兆無子公取仲
氏子益慶爲後益慶補蔭職爲縣監初娶李光輪女
生三男曰嘍補蔭縣監曰岔曰嘍後娶李淨女生一
男三女男曰嘍女曰李道基餘幼嘍有二男一女嘍
有一男道基有一男並幼公身頽八尺容貌魁偉符
彩嚴重制行忠朴處父母兄弟愉婉和厚喪哀祭誠
一曲真素待遇宗族咸盡其歡性好施與家無長物
處事周慎舉必萬全臨敵對壘言爲整暇建牙開府
再領儲胥身先士卒號令嚴明將士親附謀行功從
剗削大敵以寡敵衆雖古名將有不及者 皇朝石

尚書星遇我國使者詢公起居曰爾國若有權公數
人何憂焉倭人亦見我國人必問權元帥何在共爲
華夷所共服如此在戎行手錄。聖旨及天朝諮揭
曰我死李議政必能誌我墓此足矣洎釋負構一室
於江鄉號晚翠堂寓其志也嗚呼欽是公元帥時幕
佐也有虞卿白璧之知無中郎黃絹之辭竊嘗評之
曰高山淺林龍虎變化者公其人也汾陽之勳而不
得致中書之考晉公之德而不得享綠野之樂茲爲
可慨而若其仗節盡瘁身佩安危丹書鐵卷永保終
始足與二公媲云銘曰

若昔壬辰蠱被介鱗鞠頑哀凶奔突跳躑孰彌孰剔
遍我箕封惟。上曰咨疇董我師繫爾其材公膺其
重入路是總再燃于灰燼之于幸大鋤其稂于稷于
蔚左水右陸扼項批脊莫我敢越斗極重恢黃道塞
開伊公之烈人謀畢凝鬼神與能伊公之壽赫赫厥
靈巍巍其名伊公之休有山截列有碑嵒嶮伊公之
藏公有幕佐載揚載播銘于墓陽

象村申 欽撰

碑陰記

萬曆壬辰之亂公屢立奇功 皇帝詔曰今觀全羅

道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因差鴻臚寺官宣
諭 天朝東征將士相謂曰權家軍與他陣自別摠
督軍門經略宋應昌移諮本國另行獎賞略曰王國
三道諸郡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倡義師
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王國可謂無人獨權慄
扼守孤縣招集衆庶累幽奇謀時抗大敵近復囊沙
爲糧誘倭來搶而劫殺之此正板蕩忠臣中興名將
兵部尚書石星奏本以爲陪臣權慄獨守孤危以抗
強勁 宣祖大王前後獎諭備至至曰忠勞茂著勇
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懼敵國又曰非卿國家何以得

至今日此數者具載於白沙所撰行狀及墓誌及戰
捷碑陰記最後象村申公又表章于此碑之而後幾
年余又特揭于其陰曰此數者宜累書而不一書也
况自丙丁以來 皇明德音不復東來東土含生不
勝匪風下泉之思益何心而不屢書也夫誰曰疊床
而架屋也哉其子孫之不載於原碑者縣監第二第
三女婿案判趙壽益姜元祉也蔭縣監曠一男判官
僕曠二男倣休曠二男任仁也判官二男尚珩尚珪
長齋郎倣四男尚中尚正尚經尚稱任三男尚忠尚
文尚質也曰聖元聖輔尚珩尚珪之出也外裔多不

能盡錄嗚呼自古中興之君無不得人而任之周之
方召二甫尚矣漢之雲臺諸將唐之郭李諸人皆以
忠義誠懇蒙被委任成功如建瓴然宋之李張讒間
搖惑卒以無成然則公雖智勇邁古而微我 宣廟
知人之哲而委任之專則功焉得而有成哉然當時
如李忠武舜臣猶不免於對吏幾死則公之以忠信
善道自結於 君上者可知也主聖臣良可謂千載
一時也原碑曰公取仲氏子益慶爲后云

尤菴宋時烈撰

幸州大捷碑

有明朝鮮國諸道都元帥正憲大夫同知中樞兼事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
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權公慄卒既
暮其軍佐等以公前有幸州之捷其功尤大將卽其
地建碑于岡以載烈垂永請公婿今領相李公書來
徵文於豈謹按歲壬辰四月日本兵大勢來寇乘我
不戒連陷鎮岩邑中外大駭 上曰予聞權慄可用
今其人安在於是出故義州牧使起拜光州牧使方
朝臣視兩南死地公聞 命單騎馳甫及州京城已
不可守 大駕西幸而業徵兵八衛全羅巡察使李

沈發兵四萬與防禦使郭暉分領而北乃署公防禦
軍之中衛將用書生比武夫人或難之公曰吾職也
行至稷山與忠清軍會亦可數萬進軍水原沈令暉
前擊龍仁賊營公謂曰賊先據險非可襲之勢且大
於此者京城已爲賊有主公舉一道之兵以來惟當
直上涉祖江塞臨津毋令賊西而我得其形制之便
稟命 行在有路乃可以圖大今不可爭鋒於小亦
非萬全以損聲威也先鋒將白光彥助戰將李之詩
各以精兵一千自隨有輕進意公又戒之要與相待
則皆不能從光彥等至皆沒是夜軍中虛驚朝則望

賊大潰諸軍皆還公亦既還光州寢不解衣以憂聽
主將久之窺然卽奮曰此非臣子坐待國亡日也遂
聚境內子弟五百餘人傳檄徇邑又得千餘人之慶
尚界上軍焉聞南原民先賊自爲亂少却以撫定之
巡察使得公報事符公權稱都節制令督率列邑官
兵以截賊自嶺而湖者公進軍梨峙阻險而埃七月
邊賊疾擊之會同福縣監黃進在軍有勇名中賊大
退一軍爲氣沮不覺賊躍入皆急甚公提劍大呼先
冒白刃戰士無不一當百賊救死傷不給棄重狼籍
以走旣而 行在遙拜公羅州牧使以羅重於光也

尋拜本道巡察使 教書至陣中公西向稽首泣甚
悲動一軍公令防禦使代守掣時身至全州發道內
兵萬餘以九月勤 王于時諸賊分據平壤黃海開
城而據京城者為大營放兵四劫西路已絕勤 王
諸軍皆入江華阻江為固而已公以既闕 上在義
州賊尚未過平壤今惟先圖京城使已西之賊東於
不暇於計為得遂軍水原之禿城以聞則 上解劔
馳賜曰諸將不如令者以此從事京城之賊患公居
軍要害以其兵數萬分為三營擺布烏山等處往來
挑戰公堅壁不應惟時出奇兵以折角距賊則無所

得夜燒營去之癸巳二月公二分麾下精兵約四千
人其一以昇節度使宣居怡軍衿州山使為聲援公
自領其一實二千三百人濟自陽川江軍高陽之幸
州山城于時 天朝大將李公如松提督救師而東
已克平壤威名大震賊之逃死平壤者棄黃海者棄
開城者自咸鏡聞風而遁者皆聚京城京城之賊勢
顧益熾大公懸軍以入肘腋之地賊且知其兵少不
以為意容一窺足轆之而已月十二日黎明候吏白
有賊形公戒軍中毋動升高而望則去城五里賊已
被原矣先逼以百餘騎俄盛兵乘之圍之而繼者不

可復測度我軍殊死戰矢石雨下賊分兵爲三迭休而進自卯至酉三合不利則人持束葦因風縱火及柵城中以水救之直西北子城僧軍守者少撓賊大叫以入一軍披靡公抽劔叱諸將諸將爭逆鋒格戰賊大餽積屍爲四處焚之而去我軍收斬其餘猶爲百三十餘級得所棄旗幟鎧甲刀鎗無數時李提督軍開城而先鋒游擊查大受聞公大捷翌日遣其福裨來視戰處又數日要與相見公整陣以迎至則歎曰外國有真將也既而公移軍坡州之山城賊以必報幸州之敗舉衆而西望見公壁壘如幸加嚴相戒

無犯而還如是者三焉四月李提督用沈惟敬計諸賊稱受和約一日棄京城以去公聞之輕兵馳入城則賊已渡漢江而提督遣遊擊戚金關公動靜皆收津船使不得濟追兵矣公怏怏無奈而罷兵還本道夫以公本圖京城之志屈於前巡察不能因兩湖大萬兵之會而趨臨津必可守之優適以取水原之一潰若其梨峙之役可謂小逞於不幸之後然使湖南數年免爲蛇豕再窺而根本征輸東西以給繫誰賴也洎代巡察而後可以擅用一道之兵然是時一道之兵用之者衆如節度使崔遠先已提領號稱勤

王大兵而頓之江華及如所在官義諸軍以戰以守未可一二數也公僅具萬兵而行其勢不能直擣豺虎而禿城之扼持足以遏其橫突使兩湖以貫畿右之路脈無阻比至孝州則主而致客寡而克衆蓋不獨天將平壤之餘威爲足以懾凶膽向非有懾則雖百沈惟敬不能使之一日去京城也於是公本圖京城之志庶幾不負矣六月拜都元帥督嶺南諸軍自是厥後或乞釋符或復推轂爾丁酉冬從於麻提督貴蔚山之役戊戌秋從於劉提督綏順天之役皆以體統受制有先見之言而不用有先登之勇而

效不獨公自拔英淚蓋志士共惜之然賊不能再窺淺入俄又不能不捲還則以京城既復而有以守也至是或可以驗公之本圖而中興無所歸功則已有則誰居第一哉已亥病乞免歸江華之里第以七月六日卒于京城之寓舍享年六十三訃聞上震悼撥朝賜弔祭賻有加嗚呼公之勞著本朝則不允丙申辭再帥賜內廐馬有教因拜辭賜酒又賜內廐馬馬粧有教回戊戌請罷疏加獎勵有諫卒贈官詢大臣有議聲達天朝則有宋經略應昌移本國行賞之諮有兵部石尚書星上功

天子之奏有 欽遣鴻臚寺官宣諭本國之 旨至
臨陳之際麻提督稱其能行號令楊經理嘉其兵將
力戰移歲之後 中朝大小官聞名必想識其爲人
倭中諸酋必問權元帥起居若此類者太史氏當書
于策而非碑之所以重輕可略也公字彥慎系幽安
東高麗太師幸之後 本朝贊成近之六代孫而領
議政轍之子其器業固有自來而御人帥物尤能和
愛見誠不專嚴毅故能得其悅服緩急以賴云公生
四十六中壬午文科由郎官超堂上竟以儒將顯歷
官無多立朝亦罕遭時艱虞所樹立非究也然牙下

故吏士懷公德諡而無以宣爭曲財力告公兄上護
軍公從事於茲碑亦可尚哉上護軍公嘉善大夫恂
領相李公鰲城府院君恆福公再有室皆無男子子
葬在京城西之洪福山

簡易崔 豈撰

石峯韓 濩書

仙源金尚容篆

碑陰記

公卒既殯其宗人之從事於軍者見余泣且言曰公
在軍嘗取一卷子若有所割錄者曰我死有婿李議

政在必能誌我墓以此銘我足矣余發其篋得所謂
卷子者有記其幸州之役 天朝總督軍門大司馬
宋應昌諮獎本國者曰權慄扼守孤危時抗六敵板
蕩忠臣中興名將繼以兵部尚書石星奏之則 天
子嘉之有勅諭本國者曰今觀全羅斬獲數多該國
人民尚可振作其下又記丙申 上教有云卿患勞
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懾敵國元帥之任捨卿
伊誰及入對 勞之曰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又
曰今時事粗安繫卿之功是賴殄殲凶賊奠安國家
予惟望之仍 賜廐馬云云等語皆公手跡宛然余

讀之喟然曰多矣哉此足矣彬彬乎文哉又奚以假
辭為也况公有命敢不克遵以光大其寵靈乎而於
碑略之則又懼史氏之或逸也碑成遂假其背以記

白沙李恆福撰

南憲金玄成書

大捷碑追記

并銘

惟 上七年辛丑秋謁 西陵路西高陽領議政臣
寅永言故元帥臣權慄幸州破倭事仍言是年乃
宣廟勦勦之年幸州為高陽地今 輿備所由適在
是年是地請建祠以旌武功 上可之於是三營帥

臣奉 命董工明年春祠成額曰紀功蓋公肇有俎
豆所也始幕府諸人建碑于此卽崔簡易豈之文韓
石峯漢之書仙源金相國尚容之篆也追詭曲於公
之婿白沙李相國恆福而書之者金南窓玄成也字
則不可辨公之後孫謀改之要寅永議其槩寅永耿
末也何敢以文字附簡易白沙諸公後哉雖然亦有
舊碑所未錄者其策勳也公居一等 贈效忠仗義
迪毅協力宣武功臣議政府領議政永嘉府院君其
議諡也屢改爲忠莊其立嗣也取仲氏子益慶過房
仁廟丁丑以監察殉于沁令 上甲辰 贈左承旨

其建祠也任其事者李侍郎啓朝外裔也權侍郎大
肯芻派也李尚書惟秀忠武公舜臣後時元戎也且
如湖南軍善射必中矢將盡水使李贊舟載箭以
繼之云者載 國朝寶鑑以孤軍近大敵不可無柵
柵諸軍作柵衆志大固云者爲豐壤君趙公倣事載
其神道碑趙公公中軍也又記寅永王考文翼公使
日本日本人輒問公與李忠武之後曰龍蛇之役日
本兵將皆殲於二公至于今以二公名驅瘡癘而嘯
兒啼及歸奏之 英廟大嗟異命錄祀孫皆可書也
遂系之以銘曰

粵古東方號莫強國維乙與邨維武之力 聖朝尚
文金火迭革載蚌載橐道崇而極有闖者夷封豕脩
鯨躡我八區蕩我三京列鎮燹潰莫之敢嬰天步方
窘寤寐干城於赫權公起自南牧梨峙小試先折距
角迺卑旌纛迺按全服迺誓北勤後出者戮由稷移
禿解佩以 命賊挑彌堅截掠勦逆畿旣斂熾灣無
壅令仗義則壯矧謀制勝中分衿陣帥宣作殿躬統
前部爲士卒先陽江擊揖直逼郊甸屹彼幸山匪守
伊戰時 明天子憫我乞靈督臣東函如雷如霆遂
籍沮績其勢建瓴碧蹄狂勝聯絡失形賊且羣萃凶

焰孔張欺我寡援恣厥陸梁踢倒剪滅計在逞狂衆
寡之懸一着存亾公時整暇不撓以懾鍛矛礪刃治
軍益急後背大江是置死法幕府屈策環柵乃立俄
有斥報兵不見際穴礮束炬攻者悉銳吹唇匝地非
累萬計百道以登前踏後繼隻手仗劔罔忽自勵士
皆殊死烟噴血灑一可當百由先據隘從卯至酉三
合三敗湖鍊注隊命疏及遠箭置船給亦賴良闔我
擣我批我鉤我積彼挫莫支焚屍而遁臨陣獲首百
以筭級自倭之燹始有斯捷遑遽南走救猶靡給名
姓必問聲威攸及爰暨天將朝暮注想石奏請功宋

咨論賞 帝遣行人華袞隆獎 王用三錫師中筮
丈蹟茲偉烈即古敵愾湖麗以上疇與爲對國將中
典天以公賚允文允武安危是佩鼓鼙旂常百世匪
逃記功之祠戰地歷歷山靜波晏伊誰云錫 后王
萬年罔我有敵

領中樞府事趙寅永撰

外裔知製教李裕元書

梨峙勝戰碑

嗚呼歷選逢古以文武全才克贊中興大業赫赫然
爲萬邦之憲者如周之方召唐之郭李是已若我

穆陵之世都元帥忠莊權公庶幾其人而豐功巍勳
昭著耳目雖輿僮婦孺至于今稱誦無窮焉曷不休
哉公先有梨峙之捷後奏幸州之績而幸州則勒碑
頌功獨於梨峙闕然公之後孫昌燮盡然與歎將謀
建立遣其從子在箕請不佞記之謹按公諱慄字彥
慎安東人領議政轍之子也身頡八尺容貌魁偉世
篤忠良經術是崇晚登朝籍人皆黼黻弘猷期之
萬曆壬辰島夷猖獗乘我不戒長驅入寇舉國動勦
上曰權慄才可試之拜光州牧使方朝臣視兩南爲
死地公獨慷慨受 命單騎馳甫及州京城已不守

車駕西巡公痛哭曰此非臣子坐待國亡日也遂傳檄徬郡得兵千五百進至全州時賊踰嶺院以窺全湖重峯趙先生與公約討據錦山之賊公以兵未鍊精移書改期而趙先生已抵錦境敗績殉義公聞之謂姪升慶曰賊必乘勝由梨峙向犯湖南矣爾領一枝軍踰熊峙伏於永貞谷斷其歸路又以同福縣監黃進爲先鋒曰梨峙固賊我必爭之地若不先據難可圖也使趣進而公亦與金公齊閔等繼之遇賊於嶺上奮身直前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有死無生鏖戰良久黃及中丸而退一軍爲氣沮公挺劍大呼竟

冒白刃戰士賈勇無不一當百走阪之勢建瓴之形崩騰若風雨奔北如羊豕驅之於三十里長谷而數萬之賊舉皆殲殄賊將隆景收拾散卒走永貞谷又爲伏兵所廝殺於是公全勝而歸點考士卒死者十
一人欲索屍夜出軍門檢得將還之際賊衆猝圍公用劍自衛銃丸莫入劍光閃閃倏成一大火塊銀缸漸漸離地盤旋於空中賊大駭曰此神也各自逃竄公設壇祭戰亡將卒使鄭公忠信奏捷于 行朝
上大悅以公爲羅州牧使諸將授職有差尋陞全羅監司九月勤 王至水原禿城出奇兵以挫賊鋒翌

年二月移軍於幸州山城大戰又捷以資恢復之績
天子聞而嘉之差鴻臚寺官宣諭東征將士以謂權
家軍與他陣自別儘真將也經略宋應昌移諮本國
另行獎賞曰權慄板蕩忠臣中興名將倭酋亦問其
起居此可見公之威名懾服華夷也 宣廟獎諭前
後備至至曰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又曰非卿國家何
以得至今日噫公之勲庸雖一國之人家戶而戶祝
不爲過矣况此犁峙者旌纛之所臨暗啞之所被其
凜然之氣如秋霜白日久而不滅則豈使公效忠之
地忍廢於荒蕪之中徒爲行路之所指點也哉山高

永清豐碑載屹斯可以勸忠義於千百世之下其將
有來讀而墮淚者矣

淵齋宋秉璿撰
參判金永穆書

事蹟狀

壬辰之亂八路傾覆賊鋒所及勢若摧山倒瀍內而
廷臣外而列鎮皆蒼黃失措風靡瓦解無敢出氣相
抗其奔走區劃摧鋒馘賊以佐成興復之功者僅有
若干人謀謨 廟堂則稱李文忠公恆福李德馨諸
人守城則金時敏李廷馥死節則趙憲高敬命金千

鑑諸人而至於戰功則陸戰稱公水戰稱李舜臣公以文臣起自燧地初拜光州牧使猝當軍旅徒以忠義激勵身冒白刃以先士卒力戰梨時大慶湖嶺之賊卒保湖南爲 國家根本旋超拜本道監司以孤軍北上濊入賊藪時倭酋清正隆景長政行長秀嘉義智調信等皆聚京城賊勢日熾復戰於幸州山城大破之以挫其方張之勢遂拜都元帥忠興之績實有賴焉 天朝諸將莫不噴舌歎賞經略宋應昌移諮獎之曰權慄扼守孤城時抗大敵板蕩忠臣中興名將兵部尚書石星 奏聞曰陪臣權慄獨守孤城

以抗強勁 天子嘉之勅諭本國曰今觀全羅斬獲甚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 宣廟有教曰卿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懾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又嘗 面諭曰非卿 國家何以得至今日其後倭國酋長逢我國人輒問權元帥所在若公者可謂名動華夷功存社稷者也未及數世子孫貧困宣武功臣一等 賜牌土田亦未得受方奉其神主於數間矮屋無以爲祭聞故申相公欽曾撰其碑文而子孫無財力不得治石故墓道尚無顯刻行路嗟傷如此大勤勞之人有非尋常功臣之比而身後之事悽

涼零替一至於此其於 國家崇報之典誠有歎焉
真所謂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况當 國家綢繆陰
雨之時若不各別崇獎其勲勞表著者將何以勸善
乎如楊經理乃 天朝之人以壬辰之勞自 朝家
建生祠堂至今崇奉如金應河墓碑近日縉紳間鳩
聚射力主管營刻甚是盛事也至於李舜臣則其時
因 上教立廟海上且豎碑記績而獨於公闕然未
舉若自 朝家矜念垂恩使得刻樹其墓碑則非但
爲一介臣泉下感泣之地其於聳動忠勞實非細事
也事蹟如右謹狀

養窩李世龜撰

忠莊公傳

公諱慄字彥慎領議政轍之子也門闌輝赫不自挾
貴勢年四十猶不試或勸以蔭仕笑不應四十有六
始以明經中文科補承文院正字陞典籍郎署幽爲
鏡城判官踰年棄官歸 萬曆辛卯義州牧使缺 朝
廷知其有器局薦授之壬辰四月日本關伯平秀吉
舉大兵號六十萬以輝元清正行長等爲將渡海來
連陷釜山東萊等城中外大震 上曰予聞權慄有
可用之材今在何處可授兩南巨鎮卽拜光州牧使

公謝 恩輒行承旨問曰何行之遽公曰國家事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晷刻效俗兒悲啼耶時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兩南為死地公辭氣慷慨昂然就道見者無不歎服公單騎馳至州未及莅事 大駕西巡徵兵入衛全羅巡察使李洸防禦使郭嶸發兵四萬洸自領二萬以羅州牧使李慶祿為中衛將助防將白光彥為先鋒以是月二十日兩軍分路而進洸自龍安渡江由林川溫陽等路嶸自全州由礪山公州等路俱會于稷山時慶尚巡察使金晬忠清巡察使尹國馨皆來會兵皆數萬軍容甚

盛遂進陣水原洸令嶸進擊龍仁賊公曰賊已據險勢難仰攻今主公掃境內入援 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圖萬全不可與小賊爭鋒當直渡漢江以塞臨津則西路自固糧道亦通得其形優畜銳伺釁以待 朝廷之命可也洸不聽嶸使光彥往觀前路還曰道狹樹密不可輕進洸有愠色嶸遂進兵洸令李之詩來助戰五月五日之詩光彥各領精兵一千意甚輕敵公戒之曰慎勿輕進矣中衛軍至乃戰光彥見賊小促兵逆戰賊揮劍大呼乘高而下我師披靡賊乘勝亂斫之詩光彥皆死戰士莫有鬪志

朝日賊從山谷張旗而幽諸軍大潰公遂還光州歎
曰 宗社灰燼 鑿輿播越人臣豈可坐待國亡遂
聚境內子弟五百人傳檄徇郡又得千餘名進陣於
慶尚界南原之民自焚廬舍劫掠官倉公移陣本府
撫定人心李洸聞公起兵權稱都節制仍督率諸軍
以遏奔衝公進駐梨峙時嶺南諸賊勢甚猖獗直擣
全羅分兵來向公聞賊勢張甚阻嶺爲固嚴兵以待
七月與賊遇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倅黃進年十九
勇冠諸軍中丸而退一軍沮喪稍稍韜戈抱頭而走
晡時賊乘我困入峇內公乃挺劍大呼親冒鋒刃責

戰益力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者於是呼聲震地矢
石如雨賊不能抵敵遂棄甲曳尸而走軍資器械委
棄狼籍血流被道自是賊不能再窺湖南爲國根本
東西飛輓以供軍儲未嘗乏絕者公之力秋移拜羅
州牧尋拜本道巡察使公迎 教書于陣中稽首西
向而哭軍校將士無不揮涕公令防禦使代守梨峙
親到全州發道內兵萬餘以是月九日西向勤 王
景在開城府平秀嘉督率諸酋領大兵屯京城放兵
四劫西路已絕勤 王諸將皆入江華阻江爲固以

避其銳公聞 上馭義州召諸將計曰今平壤以南
皆賊壘京城爲根本之地不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
使不得一意西追則諸賊無能爲也遂進駐水原之
禿城 上聞公駐禿城解劔馳 賜曰諸將不從令
者此劔從事秀嘉憚公兵勢甚銳以兵數萬分爲三
陣營烏山等處往來挑戰公堅壁困守不與交鋒間
出師應敵所向以挫其銳賊剽掠無所得居數日燒
營夜遁畿內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聲聞初張西路得
通列郡義兵望風蜂起一時響應癸巳二月公麾下
精兵四千令全羅兵使宜居怡結管于裨州遙爲聲

援公自領精銳二千三百渡自陽川江進陣於高陽
之幸州山城欲以扼西路而規京城也時 天朝大
將李如松統領大兵克復平壤威名大振賊酋清正
自咸鏡道回軍京城隆景長政亦奔還行長與義智
調信等收散卒咸聚京城賊勢屢熾公懸軍深入直
迫肘腋賊見兵小意欲一踢殲盡悉衆而出二月十
二日黎明候吏白賊分左右翼持紅白旗向本營而
來公令軍中無動登臺而望則去本營五里賊分兵
爲三營休兵迭進自卯至酉凡三合皆不利賊令人
持束芻因風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灌之初令僧

軍守西北面至是少却賊大呼亂入一軍披靡公自用劍督戰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始退仍積尸爲四堆聚芻焚之臭聞十里我軍收拾餘屍斬一百三十餘級得軍資鎧甲旗幟刀鎗無數時李提督駐兵開城先遣遊擊將軍查大受渡臨津江往來巡哨聞公大捷翌日遣其福裨視昨戰處致禮物爲賀後數日請與相見公整陣以待旗幟鮮明器械精利號令嚴明天將待之加敬相謂曰權家軍與他陣別信外國有真將也後三月 天朝經略宋應昌移諮本國曰倭奴摧陷朝鮮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

無一傑士倡義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獨全羅觀察使權慄扼守孤懸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敵此正王國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段綃四端白銀五十兩以爲忠勇之勸兵部尚書石星上本言陪臣權慄獨守孤危以抗強勁 天子嘉之是年三月兵部欽奉 聖旨以爲朝鮮素稱強國今觀全羅道斬獲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因差鴻臚寺官宣諭本國 天朝大小官聞公名必曰莫是前日幸州奏捷者耶自是幸州之捷聞於中國爲中興第一元功公以其密邇賊藪移陣于坡州山城賊舉衆而

西欲報幸州之敗望見壁壘高濶斂衆而退如是者
三其年四月秀嘉諸酋自知兵勢益衰乞和於提督
悉兵遁還公聞之輕兵達夜疾馳入城則賊已渡漢
江矣促令先鋒疾馳追躡其後提督與諸將謀曰全
羅布設慷慨善戰士卒用命令若悉衆而追敗我和
事必矣夜半急遣游擊將軍戚金馳至露梁津盡收
津船使不得渡金遣其腹心抵公邀與計事及到金
詰之曰公不待李爺分付徑欲追擊何耶日覘動靜
密爲之防公不得已引兵還本道六月陞拜都元帥
督諸軍移住嶺南甲午以病乞解 上特遣內醫看

病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託於天將公巡
到本州發吏捕之天將苦請貸命公不聽竟斬之居
無何國相有視師南方者武官之家構訴於國相公
竟坐免笑謂人曰爲大將三年斬一逃兵至於解官
耶歸拜漢城府判尹備邊司堂上戶曹判書尋拜忠
清道觀察使時賊久不退復拜元帥公上疏乞免
上曰卿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懼敵國元
帥之任捨卿伊誰 賜內廐馬一匹及拜辭 上召
見勞之曰煩卿再出殄滅凶賊奠安國家予曰望之
天朝時方遣使日本封秀吉爲日本國王倭酋之屯

據我邊者與本國諸將俱各按兵以待公到鎮條上
軍務七事淺以賊鋒再搶為憂丙申冬我人回自日
本始知不納我使清正將再渡中外人情洶洶靡定
公聞之謂人曰假令清正再來不過前日之清正仍
陳分兵列柵東西應援之策 上嘉納焉丁酉賊分
道西上先鋒至忠清道 朝廷欲遮截漢江令公疾
馳入朝與都體察使柳成龍協力守禦賊到稷山戰
敗而走促公南下收拾餘燼協同天兵以圖再舉冬
欽差經理御史楊鎬與提督摠兵麻貴領兵四萬分
為三道水陸並進公部署諸將協隨天兵自領輕騎

選梟將親隨提督語公曰天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
軍整備戰船多載砲手耀兵於前洋以助聲勢及提
督攻蔚山不利經理令公獨領本國兵為火攻公督
諸將突進斬後進者二人以徇諸軍無不踴躍喧呼
而進本國大將兵使防禦使以下蟻附而上俱入柵
內進薄城下提督於帳前望見擊賊稱奇曰元帥能
行號令矣公常言於經理曰今攻島山右道沿海賊
陣星列聞島山之急其勢必合兵來援宜分一枝兵
馬以遏則清正之頭可致於麾下及天兵圍島山十
二日城小而堅賊亦盛為之備百道攻之終不能拔

已而賊援大至天兵爲之左次茂茂大軍遂回秋總
督軍門大司馬邢玠三大將三路再進提督麻貴趨
蔚山之路提督董一元追泗川之路提督劉綎趨順
天之路大將軍將發皆願得權元帥 上竟以屬之
劉綎天兵至順天圍倭柵不能拔劉提督本無戰心
公憤恚自募各營敢死士大呼先登請與天兵協力
齊進則提督試召諸將議之但依違而已提督攻圍
九日軍竟無功公閣手仰成受其羈勒不敢有所主
張豈非天耶 朝廷差山人惟政入倭營清正問權
元帥起居本國使臣朝 上京兵部尚書石星曰爾

國羣臣若得如權慄者數人吾何憂哉己亥夏在嶺
南得痰疾乞歸死田里 上許之是年七月卒壽六
十三兵興以後國儲虛耗凡宰相之死者皆免致賻
上遣郎官弔焉 特賜賻祭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
左贊成策勳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加 贈
議政府領議政無子取仲兄子益慶爲嗣女婚鰲城
府院君李恆福撰墓碑傳于世

耳溪洪良浩撰

晚翠堂實紀卷之四

晚翠堂實紀卷之五

賜祭文

名家傳德毓慶流祉相門幽將繫趾其美早猶躋蹕
厥輝斯闕晚乃蹈厲有卓其器惟簡在予擢在郎潛
何試不績予倚臂心屬茲寇警予罹播越列郡風靡
八方瓦裂孰鳩武旅以遏橫潰卿能奮義誓師南裔
飛檄勤王建牙集士振旅一呼瘡痍盡起捷于梨
峙鼓敗爲鏡截彼咽嗑張我氣勢暨授闔寄愈往愈
勵提兵直上嬰壘郊圻不挫不撓動中其機若坊制
水其猷克壯跳踉銜怪敢干天綱揣敵凌勝如運股

掌三板志專九攻技拙百雉齊固羣校同力保障再
完凶渠禡魄都人向風指期匡復嘉乃之休昇以戎
重先機沈筭韜略斫同八載行陣視險若夷委身劬
粹仗節驅馳倚角 王師竟就大伐有始有卒逸偉
炳烈勳合旂常忠存社稷謂言還朝庶謀進用胡寧
不慙增予之慟風霜霧露榮衛內癘中途淹淪由予
之故國耳恐家死以王事於卿則安予痛何已崇終
雖備馳澤邇速即遠有期為之一涕天奪之速重予
顛隳茲諏典式爰致奠儀洞酌菲羞冀紓予悲

天提學申欽製進

致祭文 家廟

昔我中興曰有元帥赫赫元帥相門之胄生為社稷
名垂宇宙紀常大勳傑然稱首早抱利器韞不自售
晚登于朝最蒙知遇擢之郎署卑以大牧乃展厥猷
何施不績蠡茲島夷乘我無備三都震駭八域橫潰
卿時拜命匹馬南馳辭語慷慨如赴樂地飛檄勤
王收集瘡殘始遇梨峙賊來如雲挺身冒刃鼓敗為
銳一呼齊奮如震如沸捷書西奏旋授闔寄感激殊
獎一軍灑涕爰整其旅直趨郊圻泥彼西脰壞厥機
牙有矢如林晨壓于壘風埃蔽空火烈俱舉卿有死

心鬪士自倍神助厥威天爲之怒左蹴右踏築尸如
陵用寡抗衆而獲全勝聞于 中朝東土有將 天
子曰嘉侈以寵賞掌我戎重聲勢彌張不挫不撓如
山如坊羣酋望風斂衆而退截彼疆土惟卿是賴俊
偉炳然有始有終冰清壁潤厥有文忠二三豪傑并
時間氣人到于今永言興喟茲歲重回我思昧昧聊
奠菲儀尚歆洞燭

知製教趙秉常製進

致祭文

紀功祠

國步孔艱昔歲玄默漆齒構釁蕩我疆域星孛于箕

日馭在西河北七郡繫誰男兒曰有偉人花山之冑
相門毓靈卓犖彪煒韜而不劓晚儀于朝 聖朝曰
嘉汝惟予知拔之郎潛俾升諸州州直其衝賊方睢
睢慷慨受命匹馬談笑我甲在心我櫓惟義梨峙之
役幾斧其吭粵自猖獗始倡是庸葩瑤懸戲湖南之
節謂畿是本直趨郊臬維幸之湖蜷然者阜背鄴而
軍左右距敵來轍我火雲燦霄卿乃于于勗哉韎
韋死義榮耳况死於綏其鼓不僂蹙以入險震礮烈
礮弗弗閃閃森索妖躔倏爲京觀競爾旄倪幾髮而
免猗我中恢賴卿是重赫赫汾陽汝爲都統 天詔

斯寵秩秩華袞有若文忠實貳于館亦粵福禔萬夫
之傑卓爾竊宙英風毅烈不磨不泐峴首之碣空厥
偉績餼享于茲鄭重未就星霜浸滋予方興懷廟猷
詢同祠曰紀功義在欽崇三廡四翼堂與赫弘歲丑
肇功暨寅乃成北窳南鉞靈兮萬古聊奠馨香庶歆
茲學

知製教趙徽林製進

祭文

維年月日從事官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
兼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叅校校書館校理 世子

侍講院弼善申欽謹以酒果之奠敬祭于都元帥權
公之靈曰惟靈服忠于躬濟屯而亨所存者裕不躡
于行旂常之烈社稷之功瞻彼江漢渙渙其東人生
一世臭腐神奇猗歟我公迺永厥垂念惟願蒙猥叨
據史幘幘所囿荷德實丕白璧酬知意氣何已卽遠
期迫曖曖音容薦菲來哭涕愧無從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根壽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告于近故議政府右叅贊都元帥 贈議政府左
贊成權公之靈曰公歸自南已難救兮病根既痼愈
扁走兮問疾省公我心悲兮忍殲此良不慙遺兮權

甲我東九封君兮相門有將古有云兮公何遽逝未
究用兮真宰茫茫不可訟兮昔陂其平兵塵漲兮公
整我師期搃吭兮幸州孤壘當賊衝兮公誓將士屹
崇墉兮背水血戰氣愈奮兮遂摧強寇始雪憤兮餘
威所震賊宵燿兮復我漢京撫我黔兮其我中興功
第一兮忠勞勇略 上所悉兮倚毗方淺乃長辭兮
嫚語虛喝痛噫嘻兮神如有知目豈瞑兮苦語叫公
公不醒兮念昔少時同函丈兮與仲及公偕偃仰兮
中間離合歲屢變兮頃年奉使天借僂兮頭流山下
近公墓兮鎮日追隨恣懽謹兮慨念時危共嗚咽兮
同獎 王室心激烈兮青眼相對月屢英兮分飛星
散旬纔浹兮洛下夏逢相卒卒兮孰云今日竟奄忽
兮將星已隕長城隳兮我來哭公慘靈帷兮追惟平
素淚浪浪兮公神來格舉余觴兮嗚呼哀哉

哀詞

壬辰之亂尚忍說哉自有東土以來兵禍未有若斯
之烈者也三京俱燼八路幾覆不亾者特一線耳賊
之棄漢京而遁實由於幸州之大創自有賊變以來
武將銳卒每戰輒北殆不能軍公獨以書生受推轂
之寄指天誓衆背水力戰挫其方張之勢賊之死傷

如積竟至垂翅而退斯捷也婦孺亦能言之中興之
戰功無兩焉此當宁之所濇獎而武夫之所羞顏
者也公沒而至有褒贈之命有司乃只進一秩夫
中朝之人謂公力於王事如得公者數輩恢復無
難上國亦知公而惟有司於贈職之典屢屢止
此悵極品而不與何哉公久困公車晚而登第余謂
公雖公始發軔不數年當陞宰列既而果然人或謂
余具眼余亦自幸言之有中豈料其纔周一甲子而
遽爾摧折乎痛矣哉公膺元帥之任七年勤瘁奔馳
海上風霜瘴霧凡所以暗鑠其真元者何限而島山

之戰十晝夜嚴寒露處者爲特甚榮衛焉得以不傷
疾病焉得以不乘乎雖美疢難瘳而猶不敢以欲告
豈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非耶余與公少同筆
硯茲分特濇埋玉樹於地中胡忍庾公紆悲哀於紙
上敢弔行周詞曰

永嘉之權有聲海東名族首文正當輒子婿俱封君
維九繩武趾美煥焉其門疇居右惟先相國儀表朝
著星之斗公長名門得之孺深夙抱負晚而釋褐瑞
于鷓班麟在藪廊廟之具量宏器遠堪大受運值陽
九兵禍滔天滄海黜擢置方面旋膺推轂綰紫綬我

晚學堂實錄卷五
孫十
營幸州兵單援絕背江口賊據我京盡銳來攻期躡
蹂公奮其勇血戰竟日殲厥醜賊遂氣奪釋甲而遁
城不守功存第一知人善任惟我后孤危抗勁板蕩
忠臣詞豈苟忠勞茂著宸翰則然照不朽賊方虛
喝我失長城理難扣七年枕戈殉國忘身未遐壽昔
使南中適及蓮幕對樽酒王事相從盍簪傾情夫
豈偶星離雨散一南一北寧可久公嬰二豎晚來都
下廢卯酉我問公疾曾未幾日公啓手石火電光倏
來倏去詎恆有維此偉績炳烺青史誰敢耦伯道無
兒倩維名相實託後頌公之烈以詔來者繫公友

海平府院君尹根壽撰

朝家褒揚事實

英廟壬午趙文翼公暉通信使渡海雷館時倭中酋
長來問曰貴國壬辰將帥權公慄李公舜臣後孫多
顯用於近日耶趙公曰何以問之對曰壬辰之戰我
國軍卒皆爲權李二將之所殲殄至今嚇止啼兒帖
名截瘡伊時貴國所以重恢賴此兩將之力也趙公
答以權李後孫皆煇燦顯用也及還朝訪問則李忠
武後孫多以西班圭組聯翩屢世登壇權忠莊後孫
無一人聞於朝籍者心甚憮然適於其時權宰之子
壽仁爲其父居幕統營時以監造渡海船事至於編

配往謁趙公因備陳其父冤憫今已竣事奏請放釋
則趙公曰君是何許門閥人耶對曰故壬辰都元帥
某之六代孫也趙公蹶然動色曰君乃元帥之孫耶
其道通信時彼人問答之語且曰元帥後孫今無一
人在朝者誠不可使聞於鄰國而朝廷之欠事也吾
今入朝當奏請收用矣對曰小生元帥公之賤裔也
今其嫡長孫綜年逾四十未登朝籍元帥公之香火
將絕大監若念及於忠莊之勳勞收用宗孫則一族
之慶幸趙公曰君言善矣須錄派系以來不幾日奏
釋權宰之謫繼達倭人問答及朝籍獨無權元帥子

孫之狀 上驚歎曰此誠朝家所恥也命銓曹瓜近
初仕作策調用故都元帥祀孫而權綜得 除靖陵
叅奉矣其後壽仁又拜謝於趙公說到宗孫綜之
恩除趙公曰權綜既蒙 天恩而君則吾當獎用矣
復對曰前亦有對矣先祖之庶孫薦拔固不輕重而
宗孫綜之從弟綸投筆反武者有年尚不得出身亦
未得一擬南宣之望矣大監望須畱念獎詔焉居無
何趙公為兵判擬綸於南宣首望而得 除中日侍
射時 上屬意於綸期欲出身問於侍臣曰權綸中
否對以未中 上因使綸射十巡 傳教曰元帥之

孫能射十巡予心嘉賞特爲 賜第卽 命呼新米
而出

純廟壬辰二月初六日 傳曰當今年追念 皇朝
再造之恩天高地厚報答無所風泉之感於何可憑
宣武祠征東官軍祠遣承旨致侑平壤武烈祠致侑
獻官道伯爲之至於本國殉難樹勳諸臣之忠之勞
又豈可忍撻川戰墟因禮堂言已命致侑而其尤卓
然而著者亦不可無示意寓感之舉忠烈公宋象賢
文烈公趙憲忠烈公高敬命忠武公李舜臣殉節之
所與同殉將士設壇致祭祭官以本道守令中秩高

者擇差兩忠烈公及文烈公家今無祿仕之人奉祀
孫令該曹問名收用文忠公李恆福文靖公尹斗壽
忠翼公鄭岷壽文忠公柳成龍忠莊公權慄家廟亦
遣承旨致侑而祠版之在鄉者道伯守令之曾經承
旨者致祭嗚呼首尾八年之艱艱忠效節之人其麗
何記禮繁則反屑今不可一一盡舉其最著者而
行之然曠感不憚之意實包於其中豈以或行或否
而有間哉

幸州建院事實

憲廟七年辛丑秋 上謁

西陵路出高陽領議政臣趙寅永言故元帥臣權慄
幸州破倭事仍請建祠以旌武功 上曰可也是年
八月二十日次對領議政筵奏曰臣向以祠院之新
設追配漸無紀極有所仰稟申禁而稽之祀典案以
輿論不容無一番提稟者矣我 朝專尚文治武力
不競故中經南寇北患而其能敵王愾而奏膚功者
無幾惟故元帥臣權慄幸州之捷為最也 恩獎至
發於 皇朝功烈昭載於 國乘天將之所欽歎也
夷酋之所懼伏也然而俎豆芬苾尚無一所虧 聖
朝盛功之義遺上世禦畜之禮誠未遑之缺典而爰

年即 聖祖勘勳之年也是地即 聖上臨趾之地
也於古於今事若不偶於是年是地 特命建祠仍
宣 恩額以慰故帥臣執干戈冒鋒鏑之勳勞則恐
於鼓鑿之思旂常之典有所風厲而營造之費諒不
甚多令三軍門量宜區劃以完功役似好故敢此仰
達矣蒙 允是日領議政 筵奏退坐賓廳對諸公
言曰今日奏權元帥建院事即述先之意也還宅後
發簡李承旨啓朝權案判大肯屬建院宣 額等事
又請訓將李惟秀以營建祠院之役專托任之使忠
莊公宗孫前府使聖佑支孫纘往于幸州擇相建祠

基址云云是月二十四日本孫與地師李重暉偕往
幸州看內城洞外城洞間城洞而定之內城洞張山
後外城洞瀟灑樓臺矣三次往來後李承旨權參判
出往完定于瀟灑樓臺而來自營門越四百五十金
買得而三營帥奉 命董工明年春祠成仍宣 額
耳

禮曹啓曰因大臣 筵奏忠莊公權慄 特命建祠
仍宣 恩額事允下矣祠宇今纔營建而來四月二
十九日當爲延 額宣 額時例有致祭之規 額
號及祭文令藝文館依例撰出祭物令本道進排執

事官亦令本道差定本曹郎廳前期受 香祝下去
以爲宣 額致祭之地何如 傳曰允

紀功祠上樑文

伏以李臨淮大獲九門虜氣初挫韓太尉竊追六合
軍聲始張語其地則華恆同隆稽其功則社稷是賴
是以鼓鼙而思將帥哲辟典懷俎豆以假英靈遺民
寓慕歲時伏臘白帝之祠屋可尋風雨雷霆朱仙之
壁壘猶峙念彼西垆一捷之烈基我東屏八年之勳
巖磴莓苔無過七里之郭汀洲葦荻尚疑八公之兵
故老咨嗟行人指點惟我元帥權公元輔賢胤古家

肖孫不以綺紉或忽琮璜之訓自在布素雅抱韜鈴
之才皓首簪花大器徵晚成之理丹翎棲棘沈機有
時晦之工蠹茲蛟鱷之逞頑瘼矣龍蛇之不戒積歲
熙洽二百年民不見兵一朝隳崩三千里人將無類
申巡邊之毅魄琴臺水寒宋知府之危忠萊城月暈
列郡瓦解全邦甌殘貞臣搥胷計輒違事壯士扼腕
力不從心 龍馭西巡郡堪大夫之辱駟車北馳屢
乞上國之靈時則我公以一斥低徊之蹤紆九重特達
之眷倉卒承命初分州牧之符慟哭徇師繼建藩司
之節義重入衛試身合於稷山勇邁奔衝踈狼顧於

梨峙惟此幸州之移守計在京邑之規恢仗西師之
餘歲腹心易潰殺南走之要會肘腋先抽隔江分屯
宣節度之勇赴據山爲砦趙莊毅之良籌然而殘孽
獨嬰勢兮爲其魚肉孤軍深入援則絕於蚍蜉江漢
接天士無歸路烟塵漲海賊已蔽原野西之戰方酣
萬炬挺焰西北之面幾却尺劔橫雲勵氣援袍禦多
術於百道空拳冒刃誓俱斃於一城果然王式芳柵
之謀坐收新建桶岡之績隻輪不返川上之血成流
潛鋒奚施舟中之指可掬關蜀之聲聞初達江淮之
保障得完文綺白金經略勤英傑之詡寶紉華袞

天子降振作之褒舳舻魚龍再從提督之府介冑蟻
蝨兩開元帥之營蠻酋則問公起居嶺湖則倚公輕
重蓋其終始俊偉之略可驗平昔雄豪之姿托雅契
於東床李相國之名德掄奇才於下邑鄭錦南之智
能繫志凌於身殲寇應時而命世夫何成績之博尚
闕安虔之儀歲往年來嗟三楹之何所雨淋日炙慨
一碑之猶存幸今營始之功允爲典墜之典 宸衷
曠古軫鉅鹿每飯之思廟奏光前值刑牲歃血之歲
奚但禦蓄恤患之比實符宗功作祀之規三營仗棟
宇之資普均敵愾之感四方趁馨鼓之役大見欣聳

之情規星土而辨方爰謀爰契筮雷天而諏吉苟美
苟完憬麟閣之丹青禮隆今昔倣雞籠之香火 恩
激幽明肆綴巴人之歛用效張老之頌兒郎偉拋樑東
大德山如壁壘雄尚想三軍令鼓地敦詩說禮老元戎
兒郎偉拋樑西海色青蒼日復低三合威聲猶震瓦
村兒不敢隔江啼兒郎偉拋樑南上瀨秋波碧似藍
欲識公靈來去處風雷夜起老龍潭兒郎偉拋樑北
惠嶺雲橫鴉陣黑金榜朱題寶額新巍勳勝似彝鍾
勒兒郎偉拋樑上喬喬河魁餘氣像安得如公起九
原萬年雷作長城壯兒郎偉拋樑下雨露桑麻綿九

野有飶其香椒復馨桂旗神馬渠渠廈伏願上樑之
後寰宇彌鞏星嶽增光楊子江聲共絃誦而勿替桂
陽山色與堂廡而不蹇四境交雞狗之聞伊誰所力
千秋懷龍虎之相佑我無疆

領議政趙斗淳撰

紀功祠奉安文

維國有難天以人送李郭存唐韓岳擎宋昔歲龍蛇
蠻海懷襄我實無備恣厥陸梁公宦臺閣何遠從戎
惟簡自 上若誘淵衷生死向前進止中機驅市爲
戰令莫有違邊戰梨峙首落厥角陞之湖藩馳 賜

雪鏑分兵四出公實單師孤棲幸山密察機宜是時
蠻酋大誦西京蜂屯蟻雜咸聚 王城眈我孤軍若
將摧朽遞兵肉薄自卯窮酉公不少撓應機左右仗
劍登陣士無旋趾屍積京觀血漲江水 天子嘉乃
錫以金繒中朝諸將咸稱曰能蠹爾島酋亦問起居
并世名碩奮筆特書位則元戎功在鼎彝中興大業
舍公伊誰惟茲幸州公以之名遺老指點山高水清
豐碑載屹崔子攸銘俎豆揭虔何獨未遑事若有待
彌久益彰相奏循公 聖上曰兪工趨事集時不屢
踰爛爛華扁翼翼新祠百世在後其永有辭欽哉諸

晚翠堂實記卷五
五八

生各慎厥修筮日齊躬祇告事由

奉朝賀金履陽撰

紀功祠記

報功酬勳聖代之鉅典也鍾鼎金石書庸識之俎豆牲牢禮以將之俾當世之豐功巍勳赫赫然昭著於耳目森森乎長留於宇宙永世毋替曰篤不忌噫其盛矣肆昔三王盛際鑄器銘勒之不足而乃有功宗元祀之禮漢唐以降去聖既遠古禮寢微雖帶礪申盟藏之宗廟圖畫傳像列于臺閣若其建祠立廟芬苾馨香則未之聞焉白帝城下云有武侯之祠林邑

徼外爲立伏波之廟而然皆遺民之興思外夷之寓慕而已未見其爲朝廷所以經始而慰答之意也昔在壬辰島夷入寇列邑淪陷京城不守 龍馭西巡國步方艱時惟故都元帥權忠莊公激勵奮發誓心以討賊爲效始以偏師摧賊於梨峙繼而提兵北趨駐軍于茲幸州之城山規恢京城而京城所聚之賊勢甚熾張來犯公壘公乃以數千羸弱之卒奮擊而大捷全勝由是以後賊徒怛威遠逃京城克復偉哉其功鋪揚想像賴有崔簡易所撰碑而荒原古墟片石巋然歲月蒼茫草樹埋沒經今二百餘年尚無所

表異之蹟歲辛丑元輔雲石趙相公筵白以是年卽
聖祖勦勳之年是地卽 聖朝臨趾之地於古於今
事若不偶請建祠宣 恩額俾三大管措財規劃特
蒙 聖旨允行乃於是歲孟冬始興造訖於翼年初
夏公之傍孫侍郎大肯外裔李侍郎啓朝同勳李忠
武公後孫尚書惟秀經理之功相方視址於城山之
西背艮而面坤倚山而頰江爲神室十二楹建門二
重齋祭滌濯之所講誦遊息之居以及於庖湔庫廚
而其祀器置贍田規制鋪敘秩然咸備是月奉安禮
成又延紀功祠之額於是而公之英靈庶幾無遜彷彿

佛臨顧而 聖朝曠感崇報之盛典猗歟至矣祠成
之歲若愚忝按畿節巡部之路祇拜祠下周旋徘徊
故遲不去覽岡巒之體勢望營壘之形蹟俯仰今古
緬懷無窮曠世之下雄籌遠略壯氣英風目存心想
尚有彷彿於烟雲草木之間苟其時專制不替克究
其施海上妖氛不日迅掃而柰以總轄節度之 天
朝大帥寶司其權低回承受智勇未盡展緩寇縱賊
不獨爲當時之齋恨然惟茲一捷旣憚其凶膽竟未
能再窺潑入奔走捲還天兵我師因其勢以奏成績
中興大業由茲而基考厥勳庸豈不先居公於第一

也哉若稽遠古殷高宗奮伐荆楚周宣王平定淮夷
中興盛烈于今稱頌而其時功臣殷既無傳周則方
叔召虎是已恭惟我 聖祖布昭聖武聲靈赫濯海
寇底平方域奠安中興盛烈萬億年無疆惟休允邁
於殷宗周王而公之克壯其猷肇敏戎公可以克媿
於方召然方召之紀功報祀蓋無所稱焉則今日
朝廷崇獎而風勵之義比諸殷周尤有光焉茲祠之
設其將與邦運俱永永受崇報之典曷不休哉公之
後孫謂若愚系公外裔屬以爲記噫公巍巍堂堂軒
天地耀古今之鴻功偉勳夫孰不興懷景仰而顧在

外裔之末乃於是祠之建與有榮而重有感視人又
別透敵援筆而書之若夫戰陣克捷之詳已有崔公
所撰碑在茲不復述

外裔弘文館提學李若愚撰

菊孫弘文館應教 應夔書

附壬亂叅佐諸公

申欽字

平山人號象村為公從事官掌書記後

為領相

諡文貞

黃進字明甫長水人武兵使梨峙之戰為公先鋒殉

於晉陽

贈左相

諡武愍

權升慶字而善武僉使雙泉公之子從公南下梨峙
之戰為奇兵將

金齊閔字士孝義城人號鰲峯文郡守為三運使運

糧梨峙之戰

贈吏判

諡忠剛

金曄字彥昇鰲峯長子號聞一翁熊峙之戰糧餉弓

矢多有繼進蔭奉事

金昕字叔昇鰲峯二子號鶴山幸州之戰勸公為背

水陣公 啓聞 除彥陽縣監 贈承旨

金晏字季昇鰲峯三子殉於熊峙之戰賊埋屍標書

之曰弔朝鮮國忠肝義膽 贈參議

魯認字公識咸平人號錦溪把守梨峙鏖戰幸州公

啓聞連 除水原襄津兩鎮

申汝樞字重任高靈人號鳳軒登武科幸州之戰有

功後殉節 贈兵判 旌閭

申汝楨字季任號松軒汝樞弟登武科為公幕下

申汝克字好仁號池亭汝樞從弟武訓練僉正幸州
之戰有功焉

金慄字泰字靈光人率長子汝疇從子汝健赴公幕

下多有贊益公 啓聞 除參議

金汝疇字粹然號宗明齋從公幕下多有籌劃公

啓聞 除僉正

金汝健字以剛自號雲亭從公幕下屢立軍功公

啓聞 除奉事

黃璞字 紆州人殉於梨峙 贈兵使 旌閭

鄭忠信字可行羅州人封錦南君公舉於光州而多

有贊謀後适亂為副元帥

李擎柱字

慶州人登武科殉於熊峙

贈兵曹

參議

魏大器字子容長興人武僉正為公福裨熊峙梨峙

之戰多有立功公

啓聞

除水使

孔時億字

曲阜人梨峙之戰有力焉

崔虎字文伯耽津人登武科殉於梨峙

贈兵判

旌閭

梁應源字有極南原人號松湖武部將熊峙梨峙多

有戰功殉於晉陽

梁山疇字會元耽羅人殉於晉陽

贈承旨

旌閭

蘇濟字景楫滉弟殉於晉陽

贈主簿

旌閭

魯鴻字汝信咸平人武萬戶從於梨峙之役殉於淺

河之戰

沈敏謙字

青松人從公水原幸州之戰立功公

啓聞

除主簿

權慤字思

安東人公族從以全州府尹守城而卒

權恢字思省慤弟文吉昌府院君為三道運糧使丁

酉再亂乞天將行禮曹判書

贈領相

諡忠貞

崔希說字景賚隋城人號三洲文與公同榜翰義毅

送之幕下

李世環字伯獻光山人從公幸州之戰多立功

李浣根字 世環再從弟從公多立功

朴應賢字國彥順天人為公記官多斬獲之功公

啓聞 除監正坡州陣幕火起救主將而燒死

鄭見龍字聖瑞晉州人武僉正從公多立功

魏德元字 長興人武副正為公幕下多立功

宋商甫字秀仲礪山人武監正為公副將幸州之戰

多斬獲公 啓聞 除康津縣監

趙汝忠 平壤人武主簿死於幸州

朴長卿字季任咸陽人為糧餉廳別有司公 啓聞

除叅奉

朴仁卿字叔任長卿弟以糧餉之運有功

金彭壽字仁老慶州人武守門將幸州之戰多立功

公 啓聞 除佐郎

金益壽字仁叔彭壽弟武主簿幸州之戰多立功

金璉字汝仲蔭奉事彭壽再從幸州之戰多立功

李忠立 咸平人武經歷為公幕下斬獲甚多

公 啓聞 除明川府使

魏公達字通遠長興人官佐郎從公多立功

金致諫字濟和光山人傾家財補兵糧公 啓聞

除僉正

金致詮

致諫弟赴戰而亾

鄭弘壽字期遠河東人武僉正從公死於賊丸

金夢龍字汝神清道人爲公幕下多立功公 啓聞

除判官

李仁傑字英叔慶州人武守門將從公立功

蔡宗海字洙甫平康人禿城之戰多斬獲死於幸州

金應崇字宗甫益城人登武科爲公幕下立功

李永福字永吉完山人死於幸州

朴敬立字山甫順天人赴戰而亾

高世忠字孝源長澤人有功於幸州之戰公 啓聞

除判官

尹孝敏字聖佐坡平人登武科有功於幸州之戰公

啓聞 除監正

孫從傑字俊卿密陽人爲公幕下斬獲甚多公狀

聞除主簿

鄭水仁字清甫河東人幸州之戰與族叔弘壽入賊

陣而死

金志男字光運金海人武部將爲公參佐與兄斗男

俱死於賊

田鳳字聖瑞潭陽人武兵使從公立功於幸州之戰

咸德立字士仁江陵人武主簿死於賊

周封字建叔鐵原人以佐郎為公幕下巡城中丸而
死

尹趙字汝直坡平人文察訪幸州之戰多立功 贈
承旨

高因厚字善建長澤人號鶴峯霽峯次子文科赴公
幕下死於錦山之戰 贈領相 諡毅烈

邊以中字彥時黃州人號望菴文察訪幸州之戰造
火車大有功 贈吏參

邊士貞字仲幹長淵人號桃灘參奉戰功甚多公因
定南原守禦將 贈掌令

朴宗挺字應善咸陽人號蘭溪司馬抵書尹梧陰薦
公於 朝

宣居怡字思慎寶城人以至羅兵使從於幕下禿城
幸州之戰俱有功

金益福字季膺扶安人文佐郎及召為從事官

金復興字景言順天人號谿谷司馬 除別提 天

將呂應鍾訪士於公公即薦之官至禁府都事
都孟三字國輔星州人武判官從公幸州之戰多有
功

高成厚字汝寬長澤人號竹村文科募義穀赴公幕
樹功幸州 贈禮祭議

洪千璩字羣玉豐山人號盤桓為公幕下倚馬草檄
文科戶曹參議

朴起壽字 密陽人與兄興男赴梨峙多立功

魏大澤字景容長興人與兄大器有功

權萊字君重安東人守門將梨峙之戰有功

鄭鳳壽字靈叟羅州人號月峯武宣傳梨峙之戰多

有功公褒 啓守臨淄事 聞除判事

鄭賢輔字聖佐晉州人號東菴將從公幕聞梨峙賊
燬募收兵糧戰于木浦而死

金振兌字 金海人武科宣川府使赴熊峙戰
丁傑字 靈光人武水使幸州之戰載箭一船大
有功

宋大立字信伯礪山人李忠武薦于公為別將

朴廷榮字孝華密陽人號薪村赴公幕戰死

朴光年字汝中 人以南宣傳奉 命赴公幕既

復 命拜主簿

李夢祥字景休全州人監察以功公 啓聞蒙衣馬

之典 贈吏判

文緯世字叔章南平人號楓菴以功公 啓聞除縣

監

成允文字廷老昌寧人多戰功公 啓拜慶尚兵使

朴光玉字景瑗陰城人號懷齋有功於幸州後為羅

州牧 贈承旨

金翼熊字揚卿慶州人號楸谷赴公戰死

安得字仲慮順興人號竹軒武宣傳立功于熊峙公

啓聞除禁衛大將

安徵字仲勳順興人號伴梅堂殉節於熊峙賊立石

書之曰忠肝義膽之碑公 啓聞 贈工曹參議

朴石精字一瑞密陽人號屈指堂進士死於熊峙

朴允協字協之陰城人教官赴公幕有功

朴大壽字仁叟忠州人祭公幕中多規劃 除萬戶

尹應南字明瑞南原人赴公多立功

朴繼元字守萬部將為公幕裨

柳淳字灝叔興陽人號松巖從公 除直長

蘇滉字景涵晉州人為運糧使

李楠字仲幹原州人武科從公多戰功

曹大恆 昌寧人判官幸州之戰多立功

崔永吉 全州人都事幸州之戰多立功

朴震英 縣監幸州有功

李光先 僉使有功幸州

杜起文 萬戶有功幸州

靈圭僧將號騎虛俗姓朴全州人傳襲西山法學公

命送于趙重峯同時殉節錦山 贈兵判 旌閭

晚翠堂實紀卷之五 終

晚翠堂實紀重刊跋

自古國家崇極而圯宗社濱危無柰百六之氣數而天不欲顛覆之則必生文武全才可以撥亂之人以待其用周之方召漢之鄧賈唐之郭汾陽李臨淮即其人而至若我東龍蛇之亂則都元帥權公是已然彼漢唐諸公皆嚙暗老將素習弓馬之技熟讀孫吳之書無惑乎臨機制勝成功如建瓴然而我 朝即右文之國也方事之殷韎韐跗注之君子幽於經術之家明於親上死長之義奮以敵愾禦侮之策却穀聲望素稱敦詩說禮之元帥杜預方略反勝穿札跨

馬之 將不亦奇哉公相門子晚歲以明經中第徊
翔郎署間當壬辰島夷猖獗中外大震 上曰予聞
權慄有可用之材今在何處即拜光州牧使公謝
恩輒行召號境內傳檄徬郡一舉而奏梨峙之捷使
賊不敢再窺湖南而淺入遂成 國家之根本未幾
擢爲全羅觀察使公拜 命痛哭遂選道內精兵一
萬刻日西上再舉而成幸州之蹟使賊遂棄京城而
遠遁始通 行朝之命令於是乎中興第一功捨公
其誰 宣廟獎諭前後備至至曰忠勞茂著勇略超
世又曰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 皇帝詔曰今觀

全羅道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煌煌袞袞照
映簡冊嗚呼盛哉至若宋經略行賞之諸石尚書上
功之奏靡不用極 本朝諸公若白沙之狀象村之
碑文老之陰記皆足以不朽於百世矣至於倭酋每
逢我國人間權元帥起居公可謂功存社稷名動華
夷者也世之談當時功者陸戰推權元帥海戰推李
忠武無容改訐而李公則猶未免屢羅文網而公則
上眷隆重終始靡替非但智將亦可謂福將也且錫
館有李鰲城鞠躬盡瘁得蒙再造之恩而終至倡明
大義於金墉之變幕府有鄭錦南隨機應變自任先

登之勞而又能剪凶於鞞峙之役莫非公之遺風餘
韻豈但一時之功而已哉歲乙酉公九代孫昌燮莅
完鎮不勝羹墻之慕博考史乘及諸名公之言彙爲
公實蹟付諸劄劄以壽其傳而間有編次之失其序
讀者病之今年春爰謀重刊猥屬跋語於不佞辭不
獲命遂略述平昔曠感之意於下方云爾

崇禎紀元後五己丑八月下泮潘南朴性陽謹跋

晚翠堂實紀卽安東權君昌燮氏所哀輯而重刊者
也余自弱冠聞諸故老東韓兵禍無如龍蛇倭寇而
當時撥亂匡恢之功又無如晚翠權公常有高山景
行之慕而恨不得詳見其遺蹟及權君之莅完鎮也
錄公之世系年譜如干詩文及亂中事蹟之散函於
朝野記載而並採叅佐諸公事實編爲二局總之曰
晚翠堂遺蹟捐廩劄劄以爲廣布之計而工訖寄示
於余曰此吾先祖文蹟而公務鞅掌之中猶有梳洗
未盡處子其一覽而詳訂焉余盥手拜受圭復再三
益見所不聞而快酬疇昔之志願然而隻字訛誤不

過點畫偏傍之變換而論其通體編次間或有倒錯傳寫亦不無遺落故僭不自揆謹取諸家格例略加釐正而改之以實紀此其重刊之源委也嗚呼公以相門華胄晚通朝籍一朝臨大亂倡大義卒爲中興首功宜乎其銘彝鼎垂竹帛而至若天朝經略移諸本國有曰板蕩忠臣中興名將島夷酋長獻款邊境輒問權元帥所在起居則古之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如公之謂歟第可恨者許多文蹟散逸於公之繼子承旨公立僅江都時而今此所存寂寥數編而已雖然辭嚴義正慷慨激烈讀之未半足令人流涕則

當與武侯二表相爲表裏而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也無疑矣又何必多爲哉中年余得見抗義新編且聞士友間所傳則公於重峯趙先生以違約錦山之戰不無雌黃於後世於是乎慨恨于中曰其然豈其然乎終不能釋然者久矣今見公之答書略曰來示云云不狃兵之說也兵法云兵務要精不務多今以市井烏合之徒欲撥梟獍可乎苟不教兵而戰者以其卒與敵不如更退幾日吾兩軍益鍊而據嶺拒賊則庶可專勝須勿輕進願先生熟慮焉欽歎之極因又解之曰成敗利鈍非先生逆觀而所欲忠者國與主

耳使先生果熟慮而留待後期并力討賊倘不爲東
人千古至恨也否公之此書足爲信蹟而又有申託
于僧主則其隨時應變臨機制勝若是乎周且密焉
後人之槩以違約雌黃恐未爲的確之論也矧乎不
幾日使姪升慶據險設伏首尾突擊廝殺之殪殄之
大捷梨峙快雪先生之讎者耶噫攷諸是書公之始
終如指諸掌而功成勇退晚節尤奇信不負家學矣
列聖朝崇報之典靡不庸極而名公大賢揀揚發揮
於狀誌碑表屢書而不一書者良以是夫是書之經
紀刊布積有年所故梅山洪公嘗有弁卷之文至於

近日芸窓朴文編次目錄而識其跋淵齋宋文又爲
之特書戰功於梨峙皆當世立言之君子有足以傳
之無窮以若眇末顧何敢贅一辭於其間哉竊有所
敬服者在焉今權君奔走乎軍國簿領之間而克念
在茲不計工費屢世未遑之大役一時并舉豐碑壽
梓惟斷乃成其於先祖之善可謂能知能傳旣明且
仁也以余參助編修之勞俾紀其顛末辭不獲謹敘
數行而歸之

崇禎紀元後五己丑重陽日固城南左漢謹識

余觀夫歷代以來國家中興天必命文武魁傑之才
使之撥亂反正而存社稷保黎民周之方召二甫漢
之雲臺諸將是也顧我青邱一域自箕聖東來天下
咸稱禮義之國至于叔世而金火迭革洎乎本朝
儒賢輩出英俊相繼比之鄒魯而禮樂文物極其備
矣皇天降割于邦家粵在壬辰島夷稱亂豺厲虺
吹八域聞風而奔潰火熾雲屯三京不日而失守嗚
呼 鑾輿西狩殆哉岌岌而 聖子神孫二百年鞏
固之業僅保於龍灣一隅為臣子者孰不有痛髓嘗
膽之心哉當是時我先祖忠莊公以相門賢胄四十

年崇經術遵繩墨晚登于朝人皆以黼黻之猷瑚
璣之施期望焉一朝臨大亂解綏西州受任南郡單
騎疾馳赴死地而不懼傳檄列邑集義士而同仇先
試梨峙作兩湖之保障大捷幸城固一國之根本於
是天子嘉之差鴻臚而隆獎宣廟欣然授元戎
而都統允文允武芟夷大亂板蕩之社稷仗公義
而復存糜粉之黎民賴公功而永保則方名二甫雲
臺諸將罔專美於周漢矣噫八年干戈公以白首赤
忱忘身於外勞而匪懈功而不伐斯可謂丈人之師
君子之謙乎公無嗣取仲氏雙泉公第三子承旨公

為過房而以公之忠勳餘蔭安其子子孫孫勿替永
年逮夫崇禎丙子之禍一部春秋無地可讀矣承
旨公時以監察殉節于沁嗚呼世篤忠良有是父有
是子而公之實蹟遺稿盡沒於兵火家聲隨而零替
惜哉近撫檄在遺稿與諸史所錄合為一卷冊子名
之曰晚翠堂遺蹟而尚未刊行者恆庸慨然公之九
世孫即吾之再從祖也甲申秋適莅完鎮而明年春
遂命余曰先祖巍勳盛烈可謂萬億年與國家咸
休而湖南最是首功之地也吾赴任之路過梨峙之
戰場先祖之雄風壯烈迄今凜凜然不覺追感於三

百年之下矣尚無一片石勒而豎之行路亦咨嗟不已况爲子孫者乎乃詢謀同勳之裔方營豎碑且刊遺蹟以其事付余余淺見豈敢擬議於文字哉然第感再從祖爲先之誠不以愚蒙固辭遂與從叔在箕氏承命編次而攷訂之分爲二編付諸壽梓以圖永傳之計噫先祖之樹勳 邦家垂裕後昆可謂全矣盡矣必待九世孫而復闡於世寧不懿乎哉

崇禎紀元後五乙酉孟夏下澣十一世孫禹鉉謹跋是書登梓往在乙酉而編次或有失序謄寫不無落字故叔父家居數年常懷慨恨博攷諸家本彙

徧質儒林宗匠苦心校讎重謀劄然拘於力綿畱置巾衍粵己丑秋其長子在允適宰河東翼年春使之割俸買紙活印于榆田本第以爲傳家寶叔父前後爲先用意之勤又不可不知於來許也庚寅仲春日十世孫在箕謹錄

崇禎五庚寅仲春

黃澗縣榆田重刊

